

蟬
白

蹣跚之白矣

京都北白川旁，住了許多有名的學者。也許，三十多年前的北白川，是很有風采的。否則，「正倉院考古記」、「東瀛觀書記」的作者傅芸子，不會在它旁邊住上一些日子，便十分着迷，除了寫文章描述一番外，還把自己一本著作題名「白川集」來作紀念。現在的北白川，只剩下一道小水溝罷了，倒是它的四周，還有不少可賞的雅景。例如春天裏，遊人可以在落櫻如雨中漫步的「哲學之道」；落日時份另有蒼茫之感的吉田山。說起吉田山，那就是清末民初王國維埋頭苦讀的地方，後來，他再搬到遠一點的、以紅楓著名的永觀堂去，就因此為自已取了「觀堂」的別號。靜靜地在那附近踱步，自然感到它的確有股靈秀之氣。

在北白川許多日式房屋當中，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建築式樣，顯得十分不協調。古老洋式還加個尖塔的面貌，總叫人

學問



有它是放錯了地方的感覺。當推開那厚笨玻璃大門進去後，就是個永遠陰沉、「鬼古式」的大廳。午飯後，人都坐在裏面休息，我卻寧願蹲在外邊天階草地上看鴿子，站在荷池看游魚，也不會坐在那些恐怖大梳化椅子上。天階兩旁，該算是整個研究所的活動核心了，因為教授們的研究室都在那兒。每個房間總是堆滿書——大木架大木架的書，有時把人遮住了。教授們多埋首在凌亂不堪、古老得全褪了色的大木書桌中，做他們的學問工夫。此外，還有由教授研修員共同組成的研究小組：「辛亥革命」、「五四運動」、「漢書」、「洛陽伽藍記」、「中國共產黨」、「佛經」……一看名稱，全跟中國有關的——其實，人文科學研究所就是個研究中國的重心，我看不見裏面的人，有誰是研究別國學問的。小組會開得密，報告寫得勤，收獲很受重視。另外，由於研究經費充足，還可以請來助手，做些不是學問工夫的工夫——抄資料、做目錄做索引。這些東西一完成，就給其他學者無數方便，也節省了時間。人家有系統的做，龐大的做，奇怪是我們香港某些學府，自己既不做，連用錢購置一套好來方便眾生也不做，真不知道作何打算！好了，別只顧生氣把話題拖遠，再說那些教授吧！在研究所的教授們，都是研究中國學問為主，所以中文根底好，多少懂幾句中國話——有幾個一口京片子，真羞煞了我。他們有些很有學問；當然也有些沒多大學問，但他們都十分認真用功，每年有論文出來。為了飯碗競爭而努力研究，依舊是可敬的。更何況，不少教授退休後，還是搬到北白川附近來，為的是方便繼續到研究所去借書查資料，做永遠不完的學問工夫！

也許，我們不必計較別人做了多少，但總得算算自己才好！

版權為本報所有
未經批准
不得轉載